

【书摘】

## 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

□钱理群

我出生于 1939 年,按今天流行的说法,应属于“30 后”那一代。我最感自豪的是,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,都有生命的交集。六代人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,即“40 后”“50 后”,“60 后”“70 后”,“80 后”“90 后”。

我于 1960 年大学毕业,经过一番曲折,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。那年我正 21 岁,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,都属于“40 后”。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,在南京、北京等大城市长大,小学、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,自己也是以当作家、学者为追求。因此,一下子到了最边远的中等专科学校教书,这样的反差实在太大,可以说,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突然呈现在我面前,要如此年轻的我独自直接应对:如何面对现实?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理想?我曾经想考研究生,但由于家庭出身,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。那么,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?情急之中,我突然想起了“狡兔三窟”的成语:是不是也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。首先是“现实的理想”,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,只要我努力,就可以实现的理想。于是,我决定以“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”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。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,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,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。更重要的是,我从与学生的交往,特别是学生的成长中,感到了生命的意义,获得成功感,享受着教师的快乐,从而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。也就是说,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者梦,只是把它作为一个“现实条件不具备,需要耐心等待,做长期准备”的“未来的理想”。因此,在学生睡觉以后,我又挑灯夜读,主要是继续我的鲁迅



《二十六篇：和青年朋友谈心》  
钱理群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阅读与研究,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“回到北大讲鲁迅”的梦。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,一直等到 1978 年,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,最终回到北大讲台,这一等就是整整 18 年。

大概在 1974 年,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,有学生、知青、工人,还有社会青年,年龄在 20 岁上下,都是“50 后”了。我们这个小群体,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,研究者将其命名为“民间思想村落”。我和我“40 后”“50 后”的学生这三代人,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。可以说,我和“40 后”“50 后”两代青年的交往,是真正的理想之交、生死之交。

1978 年,我考上北大研究生,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。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,直到今天。这本身就构成了

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到了北大,闭门读了 7 年书,到 1985 年正式开课讲《我之鲁迅观》,接触的就是“60 后”“70 后”的青年了。在《我与北大》一文里,我谈到和“60 后”“70 后”的青年一起读鲁迅,课堂上就形成一股“鲁迅—我一学生”心心相印、声气相通的气场,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。

在 2002 年退休以前,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,是上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,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“80 后”的青年。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,却要到退休以后。记得是 2006 年,我应邀到北大演讲,题目就是《如何看待“80 后”这一代》。许多人以“生活离不开网络”“重视外表,讲究穿着”来概括这一代人,这是“80 后”可以认可的;但他们又批评“80 后”“永远以自己为中心”“道德观念、是非观念、责任感普遍不强”等,这引起了“80 后”的不满,因此发出了“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”的呼吁。我的演讲就是为“80 后”辩护的。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:“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,早就发现,几乎每一代人都都不满意下一代,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。”我举出来的例子是,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,曾写过一篇文章《老实说了吧》。他的“老实话”就是批评上世纪 30 年代的青年人“不认真读书,又喜欢乱骂人”。我是“30 后”,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;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:今天“30 后”“40 后”“50

后”,以至“60 后”“70 后”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“80 后”“不认真读书”吗?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!但“历史照样前进: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,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,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,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”。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:“为下一代人,特别是年轻人担忧,是杞人之忧。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,但不能看得太重,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。一是要相信青年,二是要相信时间: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。”现在,“80 后”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,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。而“80 后”的某些人又开始对“90 后”指手画脚了。这样的历史循环,是非常有意思的。

从 2002 年退休以后,我和“80 后”,后来又和“90 后”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。

我对年轻人的建议,通常有两条: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,自由读书,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,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,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。二是在可能范围内,适当参加社会实践,特别是到基层、到农村去,了解中国国情,与中国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,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也是我自己,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,人生基本经验;在我看来,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,也还是有意义的。

(本文选自《二十六篇：和青年朋友谈心》,有删节)

【编辑推荐】

《山光水影》  
也斯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也斯的《山光水影》,使读者在人影匆匆的风光里头,看到许多人们视而不见的香港面貌。他把香港的山水,都放到恰当的位置,引起人们的游兴逸致。

《月童度河》  
庆山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继《素年锦时》后全新散文小说集,内容涵盖阅读、写作、旅行、自我修习,对情感的体悟,与亲友共处的点滴,以及生活的琐碎细节,是对往日的梳理,亦是一路的探索与成长。

《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》  
希拉里·曼特尔 著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结合史实与想象,描述了三位主人公丹东、罗伯斯庇尔和卡米尔不为世人所熟悉的生活侧面,重现了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。

《无码：艺术大师的秘密生活》  
伊丽莎白·伦迪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作者在书中为读者历数了绘画大师们不为人知又让人大跌眼镜的“黑历史”,娓娓讲述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隐藏着的许多令人咋舌的秘密。

《走自己的路》  
龚琳娜 老锣 著

现代出版社

还记得神曲《忐忑》吗?还有《金箍棒》《法海你不懂爱》?这些“神曲”走红的背后有什么故事?龚琳娜、老锣为什么创作这样的歌曲?龚琳娜又为什么在真正的音乐圈里有如此高的评价?答案都在这本书中。

《自由呼吸》  
祝新宇 著

中国书店

“北京联众过敏与哮喘健康促进中心”是一个由医生和患者一起创办的公益组织,本书就是作者根据“联众”提供的真实案例创作的“中国第一本哮喘小说”,在故事中深入浅出、寓教于乐地反映了哮喘案例与知识。

## 【作家谈】格非：通过小说和前辈作家对话

日前,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格非最新长篇小说《望春风》由译林出版社推出。相对于“江南三部曲”,2015 年底完稿的《望春风》更接地气,更加沉稳,在对历史的沉思中,用辽阔又精致的结构,以及老辣纯熟的文字,对半个世纪以来的江南故乡作了告别。6 月 28 日,《望春风》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,作家格非与嘉宾就这部新作展开了富有卓见的对话。本文根据格非在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。

不写《望春风》就没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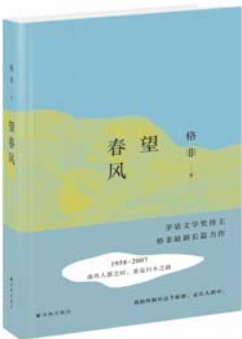
对乡村的人做交待

写完三部曲之后,曾经打算写写城市,还想写玄幻悬疑的推理小说。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,初衷是我老家在世纪初传说要拆迁。2004 年,我弟弟带我去看了一下,整个地方都变了,当时有点伤感,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?那个时候埋下一个种子,决定以后有机会写这个。

我在写《望春风》前几年,又有一次机会回一趟老家。我的母亲提出,她已经在城里住了几年,问我能不能带她回去看看。我拗不过她,就让我弟弟带她回去,但是没想到那个地方拆了几年以后都荒了,芦苇都长得很高,还有野兔。我当时特别的感动,当年看到的废墟,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,自身在恢复。我想写一个乡村,不是我蓄谋已久要写,而是不写不行,不写的话没法对乡村的人做一个交待。

小说人物多得已超出预计

我一直想在一个小说里边写特别多的人,像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里有几百个。有



《望春风》  
格非 著  
译林出版社

一些人物能够反映一个主题,大概说清楚这个故事就可以了,但是我一直想扩充,如果想写得真实的话,一些人物肯定是不够的,肯定是要有陪衬的,所以中国古代小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陪笔,他没有什么作用,就是陪衬,使得这部小说显得特别丰厚。所以就要有 15 个、20 个主要人物,这是我基于创作上的想法。

小说人物多得已经超出我的预计。在写作的过程中,我的情感一直受到很大的冲击,每天写作的时候安静不了,因为这些人物都活着,我经常回去找他们,过去这些人都是英雄,

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行家里手,在那个时代里是我们年轻人崇拜的偶像,但是他们的光辉已经散去了。出现一个人物的时候,其他的人也会进来,所有人物都不能割舍。

希望作品更自然一些

这本书出来以后,最早看这本书的是我的两个博士生,其中有一个学生在美国,他大概看了五六遍甚至更多,因为他要帮我挑错字和把所有的时间关系理清楚。他在看第四五遍的时候发现小说里边有很多线索。在埋线索的时候,如果埋得深的话,读者发现不了;如果埋得很浅的话,读者一下子看出来,也没意思。《望春风》假如有人读几遍会有新东西,所有的线索埋得缜密一些、深一些,这个当然也是《红楼梦》的写法,千里布线,一个线埋在千里之外。我通过《望春风》和前辈作家对话,当然不只《金瓶梅》,还有大量现代小说的技巧可以用进去。我觉得有一定修养和阅读水平的读者可以读出来。读不出来也没关系,第一个让它不露声色,第二个让它更自然一些。我以前有的作品有点做作,我希望它更自然一些。

文学需要新的变化

我觉得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面临终结,当然这个终结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。日本的一个学者说过一句话,当一种事物面临死亡的时候,我们才有资格去追溯它。对于乡村,当它突然没有了,我们有资格来考察它,它是怎么来的,它的过往,所以这也是我写《望春风》的一个很大的动因。我们这代人虽然出生在乡村,但是乡村意识已经很淡漠了。很多人出生在小城里,出生在大城市里,像我儿子,他没有乡村的概念,你带他去就是在村里面玩一玩。现在既可以写小城小镇的生活,同时也可以写大都市碎片化的生活,像门罗这些作家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定期聚会;你摔倒了,也没人理你;你慢慢死掉了,你的牙齿开始掉了……门罗写的就是这些,在加拿大已经出现了,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空洞的生活。我写的《望春风》里面的情感是极其浓郁的,很复杂的那种生活,那种生活已经过去了。一代作家有一代的使命,每一代作家都有他的人物,我们这一代作家刚好赶上了这个变革,对于我儿子那一代人可能有一个新的世界,文学需要新的变化。